

# 玉米情缘

冯丽云



盛夏时节,鲜食玉米陆续上市,无论是在早市的地摊前还是街头巷尾,总能听到“糖玉米”的叫卖声。一时间,就可以看到闻声而来的购买者围在摊前挑选玉米的情景。

每次在小区门前遇见卖甜玉米的商贩,我也会总买几穗,顺便坐下来与商贩聊几句,我会问他们这是什么品种了,名称是什么?如果是纯粹的商贩,他们会一脸茫然,以这种玉米口感好为辞而敷衍地说两句;如果是农民,他们则会告我品种名称,甚者连种子出处及生育期长短也——告诉我,我问他们现在是否种植“肯粘或万粘”系列的鲜食玉米品种时,他们会说那些是老黄历了。“那两个品种个头小、容易脱节,现在都换成金穗628这个品种了”。周围的有人有时会不解地看看我,感觉这与买玉米没有多少关系,可是对于我来说,与玉米有一种难以忘记的情缘。

这得追溯到自己在农业系统的工作经历。20余年前,大学毕业后进入种子分公司工作,进入单位前,心里充满了美好的想象和工作的激情。可是来到单位后,才感觉理想与现实相差甚远。在这里上班,并不是每天安逸地坐在办公室里看书报或写写计划,而是要深入销售、田间生产的一线。

我旗是自治区重要的商品粮种植基地之一,当时我旗的农业经济发展以种植业为主,种类主要有大田作物玉米、小麦、向日葵等,其中玉米的种植面积占全旗耕地面积近1/3,所以玉米种子的需求量也很大,当时玉米杂交种已开始推广,所以种源种子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工作。可以说,一年四季的工作主要在围绕玉米转,制种玉米生产、玉米种子收购、加工和销售,大田玉米种植售后服务等。

2000年之前,种子销售的市场化模式还未形成,销售渠道主要是依靠种子门市零售兼少量批发销售为主,后来形成了“预订订购、批发销售和零售的销售模式。刚进入单位时,我就是种子门市的一名站台销售员,当时玉米种子散装(没有包装)销售居多,所以地秤、台称、盘称、电子秤是每个销售员的手头工具,来门市上班的第一件事是必须要精准掌握度量衡操作技术。门市部的销售时间从每年的正月初八开始一直到寒露(白菜、莴笋)种子销售结束,这期间,我和同事们一直在种子门市里作销售工作。每天,我们面对的是一拨一拨前来购种的农民,所销售的品种也较多,仅玉米、小麦、高粱等大田作物就有二十余种,各类蔬菜品种六十多个、还有十余种杂粮种子等……每天在门市部里,嘴不停地说话,腿不停地走,一会儿给这个农民介绍品种,一会儿又给那个农民报价;一会儿给这个农民称种子,一会儿又给农民从货架上取蔬菜种子,有时农民买玉米包衣种子(种衣剂表层粘的一层粉状药剂,具有肥料和防虫的功效)数量少,就需要拆包称,包衣的粉尘顿时弥漫在空气中,呛得人咳嗽、流泪。

春耕销售旺季,除了中午吃饭有点时间,其余时间那一直在忙碌着销售种子。记得1996年5月3日,包头发生6.4级地震,当时我们还在门市部里给农民称种子。正当我们忙得正起劲时,发现两边早已站满了人。日复一日,我们每天都是一样的忙法,反复地做着取种、称种、找钱、销售汇总等工作……一天下来,感觉精疲力竭,这看似是一些简单机械的体力工作,可是却需要用心去做,既需要熟练掌握销售流程,大小衡量的使用,还需要熟记每个品种的价格及其各自的生育期、产量、生长特性、田间管理等知识。并且准确掌握我旗临河和丘陵区的地块种植特点,如果品种特性与地块不符,就会导致农民,让农民买上不适合的种子,从而误导农民,自己极不适应这项工作,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卖货的售货员,心里充满了委屈。可正是在这种环境,为我们打开了认识社会的第一扇窗。

特别是让我接触到了更多朴实无华的农民。从他们的言谈中,了解到他们生活的艰辛,有的农村老人嫌着一套子面——,或每顿饭只吃了种子后,零钱也所剩无几,中午时分就蹲在种子门市部的门口吃着自带的干馍馍,见此情景,我和同事们会给老人端一杯热水,有的某种农民穿着皱巴巴的衣服,双手粗糙,买种时,不由先光从袋子里抓起一把种子放在手里仔细端详,或将种子在手掌中来回摩挲,然后放下,接着又抓起另一把种子,就这样起、放下、来回交替,从眼神里能看出他们对这些种子的喜爱,只是在价格上犹豫……最终还是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几十块钱买下了种子。每当看到此类情景时,总会让我有种怜悯怜惜之情,想到自己的辛苦付出将会给这些贫困的农民带来一年的希望和收获,心理就平静了许多,工作也更加踏实。

销售结束,在完成退库、修补麻袋、熏库等工作后,紧接着又开始了制种生

产环节的花期检查工作,玉米种子的生产是一项技术含量高、质量要求严格、管理难度大的工作,因其使用的是杂交玉米制种生产技术,需要严格按照生产技术操作规程进行管理,而且也与收购、加工贮存等环节有着密切关系。每年的收购时节正好是冬天,可我和同事们还得继续深入农村挨家挨户收购种子(因为每个制种户制玉米的水份、率率质量状况不同,就要实行分户收购方法),因为女同志下乡主要负责现场缝包,待粒粒装包后,我们需将装有一百五六十斤种子麻袋用膝盖顶住,手攥住麻袋的两角来回摇晃压实后,便于口袋能对折叠起后压口封缝住。农民看着我们这些穿着厚重棉衣,身上挂满灰尘的女同志,以为我们都是从社会上雇来的临时工,当得知是公职人员时,满是惊奇,没想到上班的人也是这样的体力活。我们的工作辛苦付出为生产出高质量的种子也做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辛苦重要,工作细节也一样重要。记得有一年春天,我随黑龙江的客户发货,对方在收到货一周后,说是发错了货,当时我们一下子都呆了,脑袋嗡嗡

“大了”,60吨玉米种子呀,这可不是一个小数量,如果农民误种了这些种子,造成减产,我们将要承担巨额的赔偿。晚上焦虑地难以入睡,想着各种不好的结果。与此同时,公司内部及时进行了追查,从收购、加工、贮存等环节进行了追溯,最后查出了原因,品种没错,是工人在加工过程放错了标签,当我和同事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再一次感到我们肩上的责任重大。

种子销售结束,并不意味着我们销售工作的终结,这还有售后服务,如销售结束,有农民反映玉米出苗不全,苗势不好等问题,我们就需要及时深入田间去察看并及时给予答复或解决。遇到节假日也得去实地给解决,记得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儿子所在的幼儿园邀请家长去参加亲子游戏,可是那天,正好我和同事去土右旗一乡镇进行售后服务,所以只能是丈夫领着儿子参加。后来儿子告诉我,为了完成这项任务,雇了一个小朋友的母亲帮我补了空位,作了一回儿子的“临时”妈妈,听了儿子的话,我的心里一直为此而感到愧疚的内疚。

十多年来,单位的同事们都勤勤恳恳地奋战在农业生产的一线,默默无心地为我旗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做着贡献。

在种子分公司工作的十余年里,对我来说,的确是一种磨炼,有过委屈,有过不平,也有过欣慰和喜悦,可以说,这十多年来,自己在农村工作中有了成长的经历和工作经验的积累;这十多年里,了解农村稼穡的繁忙,知道了农民劳动的艰辛。这十多年,丰富了我的个人经历,磨炼了我的意志和心态。

2008年由于种子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我和我的同事们都调离了种子分公司,去了新的岗位,从事了新的工作,可是自己在空闲时间总喜欢去农村转悠地看看,看看庄稼长势,看看村落民居,看看发展变化的乡村……因为有一种乡村情结植根在我的心里。

## 农民母亲

林金栋



母亲当了一辈子的农民。母亲的娘家虽在东胜县台台公社同家湾大队,但离我们家达拉特旗青达门公社朝贺沟大队只有七八里地,可谓山连青山,川连青山。母亲郭氏和我们家郭氏都是当地的大户人家,也都是书香门第的庄户人家,因为为邻居,两户人家也彼此熟悉。母亲二十岁那年,嫁给了当教师的父亲,成了我们老林家的媳妇,身份是教师家属。

母亲是抱养的,其实就哥哥的女儿过继给了弟弟家,那年母亲已经十来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到了新的家庭,母亲就成了老大,早早地挑起了家庭的新中国的重任。母亲在寒暑不辍一年时间,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解放的不仅是双亲,还有她的身心,她早早地参加了土改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成为新中国新社会的第一批农民。母亲没有念过一天书,认识的那些不多的字也是后来在扫盲班学的,但对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所有农活无不自幼或一学会,绝对的种地好手,是姥爷的得力助手。嫁到了我们老林家就是一个扛鞭的劳动力了,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在微弱的煤油灯下为几个小叔子补衣纳鞋,似乎永远不知疲倦。

三爹成家后,母亲领着大姐大随同父亲去了其时的那王旗一个叫马道堡的民办小学,当上了随行家。学校建在一个做做的大洞,大队支书上门说了几次,都被母亲拒绝了,却在学校周围种了川亩麦田,她习惯了黄土地的味道,喜欢看庄稼一天天长、拔节、开花、结果、丰收,这样活着踏实、得劲、舒服。

因为父亲经常工作调动,不能稳定地在一个地方工作,不得已母亲再回到我们的家乡。这时,祖国山河一片红,已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二年,我也在那一年呱呱落地了。因为是个干部家属,母亲自幼带着四个孩子,本来可以受到照顾,做一些轻松一点的事,但母亲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毅然加入到大集体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母亲是村里起的最早睡的最晚的人,一大早就到自留地里打里菜、黄瓜,准备全家一天的食材。之后迅速烧火做饭喂猪喂鸡打孩子上学,都是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最早的社员。那时候,生产队一年四季都有农活,除了春夏秋三季,还要农业学大寨,抽土不止修梯田,缩河造田打土坝。母亲的个子不高,身体也不好,但母亲没有退缩,不只是为了那点工分红养家糊口,更多的是不想在困难面前低头,不想听别人说三道四取笑脊梁骨。有时自己出去,就让只有十来岁的姐姐哥哥顶工,每人每人挣三分工分。母亲这样安排,只是想证明家里有人参加劳动,不是不劳而获。

一九七四年秋,我们全家转为城市户,成为供应粮的一族。当时,在我们那个偏远落后的小山村,还是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家。这个荣誉归功于承认其真实辛苦踏踏实实实了二十多年的父亲,这是组织对他工作的褒奖,也是对这个重病在身的老校长的关心。在户籍二元时代,拥有城市户口,就意味着无需种地就可以有粮食可吃了,意味着再也不用过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干的辛苦日子了。

那时候,父亲刚刚做了肾脏切除手术,大病未愈,还在呼和浩特住院治疗。母亲得到这一消息,似乎并不高兴,常常若有所思独自一人发呆,面对亲戚邻居的祝贺,淡淡一笑。那年,母亲只有三十五岁,但已是六个孩子的妈妈了。

那年冬天,我们告别了老家老屋,举家搬到公社所在地。当我们这些孩子不再种地而暗自高兴时,父亲早已为我们路旁三个准备好了馒头与羹羹义子,这让我们大惑不解,地都没有种,给羹有何用。但我们不敢违抗父母的命令,给羹成了每天的必修课。我们给羹地地小的时候,已是第二年春耕时,母亲早已托人连同自己家的猪,拉到离家两公里以外的一块荒地。原来老两口早已和附近的生产队说好,种三亩旱田,秋后以所生产的干糜草抵顶。

母亲像得了宝物一样,眉开眼笑,有空就往地里跑。当然也是我们姊妹兄弟节假日星期天的主战场,带着母亲拔草、锄地、雨中施肥,开春种地秋后收割更是全家八口人全体出动。一本一枝花,全靠羊当家。经过两年多的精耕细作,那块七八亩低洼羊高头也不长的荒地变得平整平整,豆角吃不了,就晒干豆角,冬天里,猪肉炖干豆角也别有风味。搬到县城后,我们回家一次失去了土地。母亲仍不甘心,又承包了伊犁农牧学校农场的几亩由田。因为隔着城墙,行动不便,就背井离乡,乐此不疲。院子里更是种的满满当当,根本不需要去市场卖菜,还常常赠送亲朋好友,因为是真的绿色食品,个个都正新鲜,很受欢迎。

后来,母亲也住进了楼房,不知是因为无可种,还是什么原因,母亲一下子贫瘠了许多。唯一的土地,就是阳台上的那几盆花土,今天从小盆倒栽在大盆里,明天再倒栽回去。这把黄土就是母亲的命根子。

母亲今年已经八十二岁了,磨磨唧唧,张冠李戴,好多事情记不住,一下下,精神也大不如从前,唯独说起种地来,两眼放光,精神抖擞,什么时间种什么,思路清晰,如数家珍,就是一本族的农业教科书。因为四十多年的农民,做了一大半辈子家属的母亲,最常的一句话就是:“咱庄稼人”。

## 一次别样的旅行

李沛霖

那是一次别样的旅行,那次旅行,是我真正了解青藏高原独特的魅力。

2018年暑假,我随家人来到了青海旅行。虽然见过巍峨高山,奔腾的江河,秀丽的古城,但当我看到青藏高原的风景时,还是微微有些惊讶。不同于西藏我们到过的地,它的美,是微微有些另类。雪山不会高耸入云,江河也不会奔涌而去。它的雪山虽不高,就总能让那种阳光在微微泛着金光的山上出神。

青海湖畔,浪花冲上岸边,冲刷的沙堆,也冲刷着人们的心。原来浮躁的心在看到大片大片的蓝色和嗅着湖边湿润的空气后变得平静,只愿沉醉在这美景之中。远处山一色,直见蓝一点变深,最后又回到了最初的颜色。

那里,天很蓝,水很清,人很质朴。他们牵着牦牛,赶着羊群,帮他们到山上去。

他们从不在意家乡是旅游胜地而变得懒惰,相反,他们更加勤奋,只因为有一天能实现走出大山的梦想,他们是一群质朴的牧民。

这是一次别样的旅行,它让我领略了青藏高原的山清水秀和人民的质朴。这次旅行,也让我重新衡量美,美,不需要任何雕饰。就像青海人民,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打造出了一片美的不可方物的风景。

这是一次别样的旅行。

## 春(外一首)

董利平

雪月几	从指尖轻轻滴落	虫鸟鸣低吟
最终没有留住	带着春花烂漫的喜悦	沙湾阳坡
那缕缕的阳光	悄悄爬上	紫菜汤发酸几张
花骨下	芽眼的心房	最小爱
快乐的小调	借几缕阳光	呵,呵
捻捻起一簇簇暖阳	升华一片温暖	撒欢儿蹦跳的牛犊羔羊
在那晚的晨曦上	绽放万点景象	伴着幽婉悠扬的牧歌
绘出	白云翻开清几页	在蓝天下
一朵朵粉艳桃花	满目皆是	寻觅着鲜嫩的草香
	翠色欲滴的碧装	轻盈泛几点湖光
	晚带倒春	柳丝婉婉由西廊
	炊烟袅袅	朵朵肉花命
	柳絮纷飞	把心魂吟唱
	燕儿几度捉	唐诗宋词下续床
	洒洒落落	锦瑟年华
	书声几度落清音	音律跌宕
	白塔雨前	数间百花风
	山雨晴后	万紫千红
	归雁随春风起	水清
	人影一年行	流韵
	草木孰能无情	挽着浪花归来求无忘